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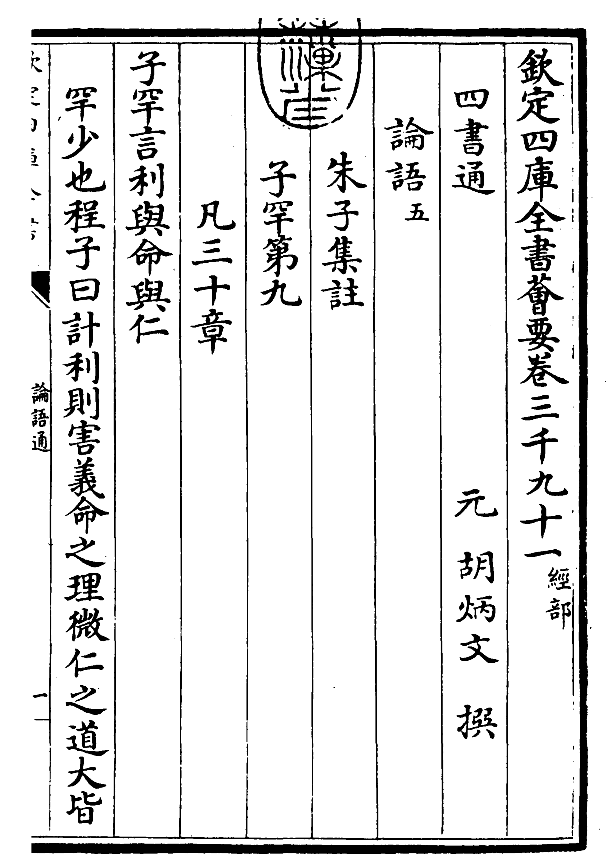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通卷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十一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論語五

朱子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語録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於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天窮通者數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聖人或常言或不言或罕言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語二十篇言仁多矣然亦未嘗直指仁之體○通曰人多喻利不喻義故罕言利人多謂命不謂性故罕言命人多慕仁之名而不自盡其所以為仁之實故罕言仁三者之中仁未嘗罕言也獨其所以為仁者則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

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文集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通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當執御矣○馮氏曰執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垂之弓和之戈羿之射秋之奕得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無能名堯之所以為大也射御藝之末也使可成名雖執御而不辭是知道之大者無所執也無所執則無所成名也宜哉○通曰太極之道非指一物所可名

聖人道大德備豈一善可指而名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　胡氏曰麻績麻為布也冕冠上版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因以為名也冠者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别號○馮氏曰顧命言麻冕自公卿自大史大宗皆然葢周制也祭統言齊之日君純冕立于阼豈記東周之制邪或曰是商制春秋時以其省而用之

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語録八十縷為一升四十抄也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

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濶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馮氏曰周襄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伯舅無下拜小白辭下拜登受則拜乎上久矣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此段不可把作文字說乃是教人處事之法○通曰衆之儉者可從衆之泰者不可從可從者聖人不立我不可從者聖人不失我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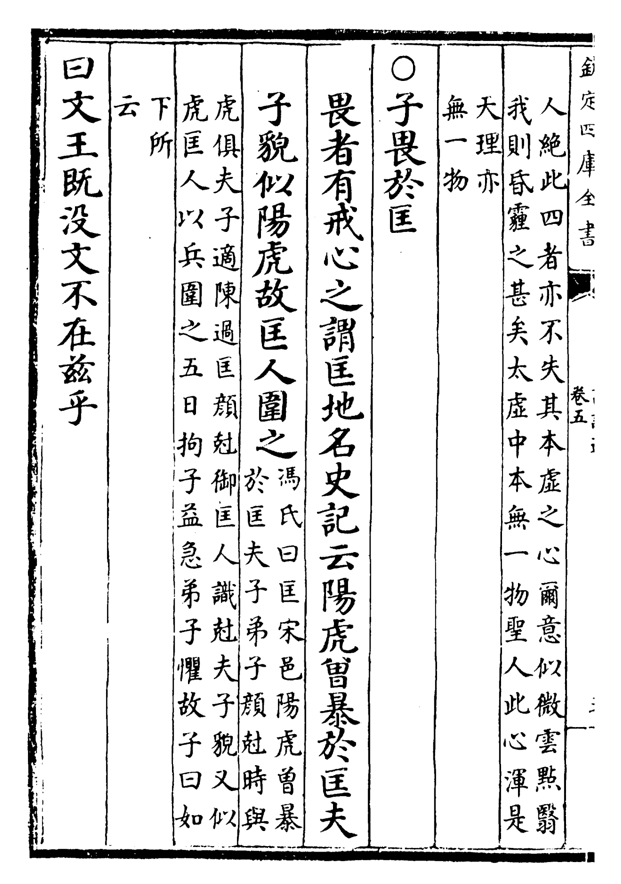
絶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或問絶非屏絶之絶盖曰無之盡云爾

意私意也 語録意是私意始萌○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巳大學以誠意為言盖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意之發也必期

必也語録必是期要必行固執滯也語録固是滯而不化我私已也語録我是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語録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語録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是我做得是○胡氏曰意必在方有所作為之先故曰常在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為之後故曰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語録意必固三者只成就一箇我及至我之根原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

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饒氏曰天地間好底也是四件惡底也是四件如元亨利貞仁義禮知意必固我詖淫邪遁之類皆然○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黙識之不足以記此饒氏曰意必固我之病非特衆人有之雖賢者亦不能免非特賢者有之雖大賢亦不能免如伯夷之清專於清上起意柳下惠之和專於和上起意伊尹之任專於任上起意皆未免有意才有意便有固必及其終也伯夷只成就得一箇清柳下惠只成就得一箇和伊尹只成就得一箇任此是成於我○通曰心兮本虛聖



人絶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爾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拘子益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兹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饒氏曰如予何與如命何如何如何分别蓋如

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通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吴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為聖也馮氏曰古之人所能一藝一事而已夫子無所不能故疑其聖也聖者無所不通者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語録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語録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胡氏曰將猶相將不定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語録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知我便見聖

人恁地溫厚○馮氏曰所能之事蓋少也未仕之時也如舜之耕稼陶漁無所不能者鄙人之事也君子則既仕之稱治人者也治人則不可耕且為矣故無所事其能而況多乎此夫子所以間之而有是言也○輔氏曰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循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於聖賢之域矣○洪氏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以聖與多能為二夫子則以多能為不得已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語錄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吳氏曰

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通曰在學者當以德觀聖人不當徒以能觀聖人在聖人唯以德教學者未嘗徒以能教學者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言如是而後該

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頭而盡告之爾○通曰朱子釋兩端謂本末終始上下精粗及釋中庸兩端曰大小厚薄葢此是夫子教人之言彼是大舜取人之言舜取人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此則夫子之言竭其兩端未嘗遺其一也○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語録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為淺近不足為不是要人尊已葢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着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期月而已可也又

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閒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藴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豈聖人之言哉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者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焉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王氏曰聖人之謙辭未有無因而發此上必有說或因人譽己方承之以謙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通曰鳳至所以表一時文治之盛圖出所以開萬世文字之祖皆斯文之瑞也故張子獨以夫子之文章言之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盛服也吴氏曰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語録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與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内外一者也通曰常人見有喪者與不成人者豈不哀矜見有爵者亦豈不恭敬然表裏未必皆如是也聖人之心表裏一誠仁則表裏皆仁敬則表裏皆敬集註末記尹氏誠之一字有旨哉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語録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饒氏曰顏子之於聖人仰之轉見高要去用工學他又無門路可入方其仰而視之則聖人之道若在前而不可及才着意去求則又過了而聖人之道反在後○通曰或疑語録所引中庸不可能非集註無窮盡無方體本旨殊不知朱子提出中庸二字正有深意顏子未經夫子博約以前雖欲擇乎中庸之道然其道無窮盡無方體正所謂中庸之不可

能者也如此則其旨一而已矣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語錄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我以禮又要向己身上來無一毫不盡○問格物致知是教顔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已復禮却是顔子有諸己○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别有所謂行也○覺軒蔡氏曰顔子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盖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

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

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語録自堯舜以來便是如此唯精是博文惟一是約禮○馮氏曰夫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其教人之法皆然特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語錄卓爾是聖人之大本於此以酧酢萬變處也○饒氏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集註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語錄顔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

所及矣此顔子所以未達一間去聲也○程子曰此顔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髙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鑚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是葢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語録

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功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馮氏曰用力既盡則見其有立卓然於心目之間非復前日堅高前後之相遠矣○饒氏曰不怠所從是捄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一句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卓立爾時事○通曰朱子以卓爾為大本之中南軒亦曰卓爾者其聖人之中歟葢仰鑚瞻忽顔子欲執其所謂中而未能及經夫子博約之誨而聖人大本之中如見於心目之間中庸曰立天下之大本此立字即是中庸立字博文即惟精約禮即惟一舜教禹以精

一而後後禹始能執其中夫子教顏子以博文約禮而後顏子始見其所謂中特禹行道所謂中者是無過不及已發之中顏子明道雖不明言所謂中而有立卓爾即是大本之中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仕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録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張氏曰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爾故君子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輔氏曰猶詩傳不顯之為顯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音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葉氏曰大夫之簀曾子不敢以死無臣而為有臣夫

子不敢以葬○馮氏曰死生者人道之常禮義者人道之正自古皆有死茍犯禮義則失其所以為人矣子路唯知尊其師而不知適所以誣之也○通曰天即理也無臣而為有臣理之不可誣即天之不可欺夫子平生所存無一念非天理所為無一事非天理於其沒也而為非理之葬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去聲不由

其道士之待禮猶王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濵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音眩玉以求售音壽也熊氏曰此章待字與求字當玩待則守道以俟命求則枉道以屈身此必子貢初年之問觀後來答子禽武叔叔孫則無此疑矣○通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馮氏曰如淮夷徐戎之類居徐州莒魯之間者非海外之夷也或謂

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蘇氏曰公山不狃佛肸召欲往而不往也九夷欲居而不居也○馮氏曰或者陋之不知地以人重者也舜生於諸馮箕子封於朝鮮皆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葢有激而姑云爾非子志也○通曰集註以為亦乘桴浮海之意彼為假設之辭非真欲浮海也然則此亦豈真欲居夷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吳氏曰此章論詩樂古者詩樂相表裏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歌詩與今三百篇正同然十二國風皆東遷以後之詩季札所譏亦與今詩不能盡應此章所謂正所謂得所不知指何而言或曰雅頌樂聲不同正者正其聲音而使之得所也或曰謂篇章之得其所也魯頌國風與今詩次序不同儀禮歌詩與今詩篇什不同或此類也或曰詩有風雅頌而獨言雅頌者略舉也或曰周南名南乃上下通用之樂唯雅頌有不得為者是以獨言雅頌而不及風

也文四年甯武子來聘為賦湛露不荅賦此雅不得其所也三家以雍徹此頌不得其所也若是者今皆得而正之亦未必然姑記以備參考○饒氏曰雅頌不特詩不同音律亦不同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豳風亦曰豳雅亦曰豳頌蓋一詩而備三體春秋時詩與音律皆亂夫子叙而正之使雅自為雅頌自為頌故曰各得其所雅頌是古之樂章○通曰詩樂兩者分而言之樂必殘缺失次也然後有正之名詩必殘缺失次也然後有各得其所之說正樂是正其聲音正詩是正其篇次合而言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樂自相離不得正樂之聲音亦必自正詩始非徒正詩之篇次而已也要之孔子去魯凡十四載而歸集註所謂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則亦非獨考訂其篇次而已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　輔氏曰與述而篇第二章之旨同

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遠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語録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他有欠闕處○通曰第七篇亦有何有於我一句彼三者以為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夫於事之卑善之小者猶以為何有於我吾嘗以為聖人之心猶太虛然於此亦可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饒氏曰逝訓往集註却說往者來者何哉盖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者是前面已去底來者是後面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川流之往是天之於穆不已處聖人之往是聖人純亦不已處君子之往是君子之自强不息處皆所以對越上天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斷也語録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通曰天下之物無一而非道體聖人之心無一而非道心子在川上此心偶

與此相契故云耳要之川流是動而易見者聖人每指動處教人集註所謂欲學者時時省察亦是教人於動處用工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語録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爾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此四者方見得邪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饒氏曰與道為體者道無體之可見自天運不已至物生不窮皆是為道做出箇體來○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舉此四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馮氏曰此格物之學人皆知川之逝而不知凡逝者

皆如此也凡物晝作而夜息若一氣之逝則晝夜皆不息觀川之逝可見矣○齊氏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不特水也孔子偶就其身之所在指其目之所見者言爾小而觀之一息嘘而又吸吸而又嘘未嘗一息止也大而觀之一日晝而又夜夜而又晝未嘗一日止也又大而觀之一年暑而又寒寒而又暑未嘗一年止也是皆元氣之流轉不窮而易之所謂乾也○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指水陰陽之運人物之化事為之變日往而不窮無有止息無有間斷故聖人見水而歎之孟子所謂亟稱於水者此其一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通曰道體自然不息純亦不已是聖人之心自然與道為不息自强不息是學者之心當如川流之不息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

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徳也有天徳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語録有天徳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徳則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徳所以做王道不成○又曰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隠微處間斷了○又曰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便間斷了如何會有川流底意○道曰此又發出天徳王道者天與人王與霸相為盛衰天徳王道是聖人純乎天理之自然慎獨是學者遏人欲於将然才萌一分人欲便虧一分天理便非純乎王道可不慎哉　愚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徳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語録吾聞李文公之言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則天下之人不能一往而先馬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饒氏曰好德天理之公好色人欲之私人於人欲反眞心好之於天理却未必真心好之此與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言誠○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語録招搖如翶翔○蘇氏曰夫子之言論語不著其所為如魯衛之政兄弟也為哀公出公發也司馬遷知之齊桓公正而不譎為哀姜發也鄒陽知之若此者非一也夫子之言將有為而發記失其傳而

并失其指者為不少也可勝歎哉○通曰好是懿德本出於秉彝之性若夫好色則汩於情矣汩於情者皆誠而出於性者反不能誠此所謂道心之微而人心之危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方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

不在人也馮氏曰此章乃述書語盖三代以前無文籍故實可以引用唯聖賢之法語時人之常言次第相傳爾夫子平日教人之語率多祖述此其顯然著見者也○通曰此章當與川逝一章同看往字即是逝字止字即是舍字川之流有往無止人之心有往有止是道體本自無息而人之心自不能與道為不息也特前章川逝是喻道體之自然而含學者所當用力之意在其中此章為山是喻人力之當然而吾之往也吾之心自與川流相似吾之止也吾之心自與川流相反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顔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

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饒氏曰時雨謂及時之雨也萬物正要這雨却得這雨來滋潤孟子所謂時雨化之者正指顔子而言顔子天資髙明純粹才聞夫子之誨便自入耳著心夫子非私於顔子羣弟子皆聞其言但資質不及所以難入集註云心解力行者惟其心解所以能力行解者散也渙然氷釋之意○通曰天地間有惰人無惰物物得時雨立見其發曽不見其惰人不如顔子聞夫子之言而亦足以發者不能如顔子之不惰故也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顔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黄氏曰知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也知逝者如斯夫之意則

誠不容於止且惰矣○通曰諸解多以未見其止謂未見其至於聖集註則謂上章方說吾止吾進未應此章進字同而止字異故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大抵上章語之而不惰是顏子之心如川流不舍晝夜此章見其進未見其止是顏子之用力不肯如為山之未成一簣而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張子曰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吳氏曰若冉有則病於畫顏子則厄於年○通曰或謂秀而不實亦指顏子而言殊不知上文是於顏子已死而追惜之此章是言學者幸不至如顏子之早死然學而不至

於成者往往有如此上歎顏子之學之進此則歎學者之不能進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馮氏曰後生血氣日進苟學者能與之俱進則其不已安知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若夫四十曰强血氣定也五十曰艾血氣衰也定則不進衰則有退至此而德行無所聞則止於此矣無足畏也　曾子

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胡氏曰舊說以聞為聞道此說以聞為名聞於世故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進於極乎是可畏也張子曰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黃氏曰前兩句激厲之也後兩句戒飭之也聖人於後學拳拳如此○饒氏曰前是勉勵後是警戒尹氏先釋後兩句却轉來釋前兩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通曰可畏於後生之時者如初昇之日有進進未已之勢也不足畏於四十五十無聞之境者如向昃之日而晻𣻌之將廻也顏子年未四十已以德行聞獨不

幸而早死爾年四十五十而無德行之可聞者雖幸而生無足道也則亦無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語錄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

在也語録如孟子論好貨好色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云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秉彛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强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齊氏曰孔子嘗與回言終日不違退省其私亦足以發

語之而不憤蓋獨有斯人爾此外則正言之輙從而不改婉言之輙悅而不繹蓋亦省其私而知其不足與言也○通曰愚謂其言亦有不同者伊尹是教時君聽衆言之法孔子是教學者聽聖言之法衆人遜志之言未必皆道也固當求諸非道聖人巽與之言無非道也固當求之微意之所在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洪氏曰志氣之帥故以為

喻○黄氏曰以常人論之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饒氏曰三軍七千五百人有七千五百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離德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吳氏曰三軍大國之賦帥軍之將也三軍至衆而强也匹夫至寡而弱也然帥在三軍之外則可奪志在匹夫之心雖殺身不可奪之勉人當勵志也○通曰自逝川而下至此凡十章皆勉人為學然學莫先於立志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不已無志則止必如為山而弗成故凡學而卒為外物所奪者無志者也三軍之帥可奪志我之帥不可奪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枲想里反著展吕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葢衣之賤者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緼今之纊及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語録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氐趙氏曰枲著則離用枲麻以著袍也○熊氏曰緼枲著出玉藻纊為繭緼為袍鄭注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張子曰此未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實用力於斯乃知其未易爾○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李氏閎祖曰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語録問强必忮弱必求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便羨慕他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語録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輔氏曰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深得其味故終身誦之此一句乃後人追書之辭義理無窮此特一

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盖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盖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馮氏曰自子路之初言之則何用不臧自子路之後日言之則何足以臧○通曰何用不臧者稱子路之善有以異乎衆人也何足以臧者進子路之善庶幾其不異於聖人也陶鎔變化子路何幸而得在聖人爐鞴之中哉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馮氏曰歲寒謂歲窮令之大寒節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之理而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胡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冱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通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其迹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者其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者可以見松柏之心歷萬變而不變者可以知君子之心○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趙氏曰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事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

識忠臣以事變言○通曰士窮而為利害動其心世亂而為事變移其心皆非周于德者也周則此心表裏一也常變一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録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語録仁者通體是理無一㸃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何憂之有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語録孟子説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吳氏曰或問四端始仁終知勇不列焉而聖人必言勇何也曰躬行不勇則德無由進臨事不勇則恐懼奪之所以必言勇也此學之序也語録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

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通曰常人之心清時少濁時多定時少亂時多盖不是惑則是憂是懼膠膠擾擾迄無定時聖人於是教人曰惟知仁勇則可無三者之病然憂多是私憂不能憂其所當憂懼多是私懼不能懼其所當懼又皆生於心之惑故聖人教人又必以知者不惑為先集註釋之亦因其序盖必明足以燭理然後理足以勝私欲至於氣配道義則氣也者不過合是理而為之助爾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

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通曰右兩段是并釋此章六句然楊氏釋可與立以為信道篤不知程子以為篤志固執而不變者其說盡善楊氏釋可與權以為知時措之宜即程子所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集註雖不引楊氏之說亦可但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蓋古之學者只是為已雖至於可與立可與權亦只是為已當然而然皆是已分内事此集註所以不忍捨也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

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永嘉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之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末梢一句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也○通曰右一段是專釋末兩句易九卦三陳九德末方露出一權字即此章六句凡四節末方言權也且洪氏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閔顏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程子曰漢儒以反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

經也〇語録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〇吴氏曰所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子謂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韓康伯謂反經合道為權者是也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語録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然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〇經有不可行處而至于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旱了不可以為常〇伊川將做箇大底事物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

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楊氏曰權者經之所不及蓋經只是大綱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爾○通曰右二段是專發明章末一權字自漢儒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矯其弊而曰權只是經要之夫子分立與權而言孟子分禮與權而言則朱子所謂經與權當有辨是也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于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程子曰權也者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朱子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守權則守權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則分經與權說義義當守經而經經固經也義當守權而權權亦經也但程子則謂權之合義即是經而朱子則謂經之與權皆當合義爾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負寔有功於程子而未可以優劣之也

愚於此

亦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語録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棣栘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曰非獨晉史為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說者以姍姍為行貌則亦以翩為偏字也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揺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

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語録此唐棣又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便是思賢但夫子大槩只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章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章緣漢儒合上文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

所以錯了○馮氏曰古人說詩不必其本指也詩人之指謂思其人而室邇人遠爾夫子謂道不遠人思則得之故反詩人之言以明之也○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固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其怠慢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着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通曰詩之本旨思字輕夫子引之說得思字重天地六合至遠也思之不出吾之心胸之外聖賢千古至遠也思之如在吾心目之間孟子深得夫子之意故提出此一字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其教人益深切矣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静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録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盖盛徳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

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語録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鄉黨一篇皆以有事時觀聖人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葉氏曰夫子所常行雜記於禮記家語皆有所因盖當是時冠而衡縫弔而襲裘與絺衣總裳易墓讀賵惟殯之類變而非古者不一先王之遺禮特於子見焉○通曰易一竒一偶所以形容太極鄉黨一動一靜所以形容夫子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理至微象至著易之所載太極之象也鄉黨所載其夫子之象也歟其皆隨

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語録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爾○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于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遥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廟宗廟朝廷皆謂魯也○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辨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讓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然亦未嘗輕言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亹亹雝雝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通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記動莫先於記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

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為君未視朝時也○洪氏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其君未視朝之時乎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按夫子初仕為中都宰由宰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皆上大夫也則上大夫其同列也下大夫在己下者○馮氏曰夫

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語録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之義理之正又曰和說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陳氏曰先言和說後言諍和說者事上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輔氏曰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若作去聲讀則禮易失於離○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

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旣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通曰前一節是在廟與在朝時言此一節獨記在朝時言然而君未視朝時則不能不言而與上大夫言有不同君旣視朝則又不敢言如下文過君之虛位則言又有似不足者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刄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賔者勃變色貌躩盤辟音壁與躄同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語録古者擯介之禮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如命數是九人賔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説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至中介直至賔之上介方聞之賔○饒氏曰行禮之日賔次于大門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强半所以不用命數之全者禮下于賔以示謙也每擯相去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語録揖右人傳命出揖左人傳命入襜整貎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

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賔退必復命曰賔不顧矣

紓音舒君敬也語録古者賔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賔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黄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賔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洪氏曰揖者擯之初趨者擯之中退者擯之終復命則禮成而君休矣此皆禮文之舊而勃如躩如襜如則唯夫子爲然○陳用之曰勃如則色容不特莊而已躩如則足容不特重而已襜如則手容不特恭而已○通曰始則

敬君命末則紓君敬始終知有君也前四如字夫子接賓之禮末一必字夫子循古者送賓之禮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闑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或問中門之說曰疏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語録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棖

闑之間為君位○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中乃君出入之所闑如一木拄門如今人多用石礅當兩門中臣傍闑右邊出此右字自内出而言○胡氏曰中門右扉之中也君出入則由右扉棖闑之中故亦謂之中也○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也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此常禮也

履閾則不恪克各反

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音丙**之間人君宁**音貯**立之處所謂宁也**

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語録如今廳門之外屏門之内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屏者乃門

間蕭墻也今殿門亦如之○古者朝會君臣皆立○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摳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迭失容也語錄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

堂而蹴齊者多矣○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階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屛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通曰氣容肅出玉藻注曰似不息此則於似不息註曰氣容肅其下語之精也如此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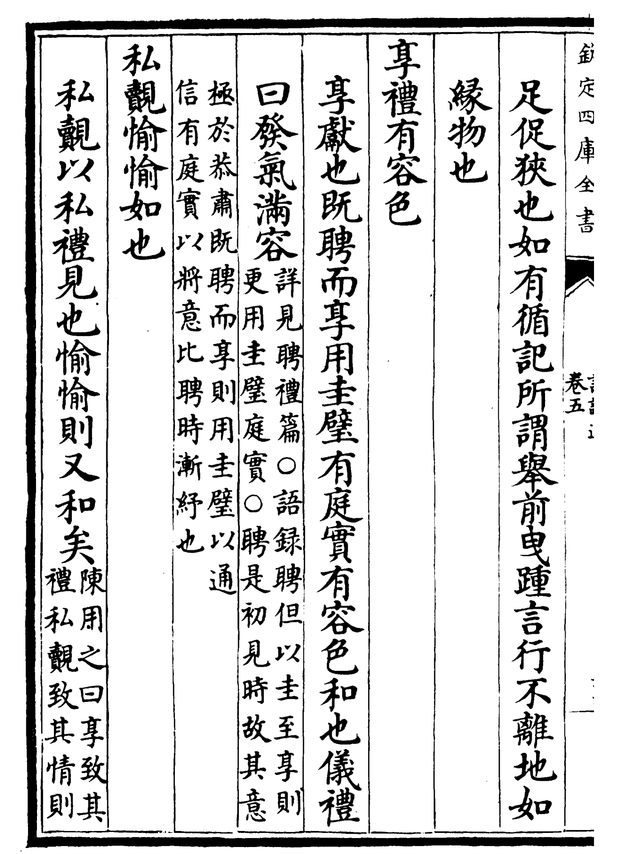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胡氏曰初則身如不

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可知矣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黃氏曰此章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陳用之曰入公門如升堂升堂如執圭故躬皆鞠如也復其位如君在故皆踧踖如也過位如使擯故色皆勃如也足皆躩如也没階亦如使擯故趨皆翼如也非夫子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孰能與於此○通曰此記夫子之在朝一入一出其敬如此入則過位升堂出則下階復位入而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兩不字其為敬也士大夫之所同入如字兩似字其為敬也夫子之所獨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或問命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語録圭曰古圭自是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戰色戰而色懼也吳氏曰戰則升降之間得其節也矣色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蹜蹜舉



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縁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詳見聘禮篇○語録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陳用之曰享致其禮私覿致其情則

尚和矣夫賔主於君則有私覿於卿大夫則有私面私覿則有束錦乘馬而私面如之司儀亦言私面私獻此不言私面為君故也言享則知私覿之有獻言私覿則知享之為公互相備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黄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絶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晁氏名説之字以道清豐人○語録問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命○馮氏曰據左氏史遷之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

而疑之○通曰此一節亦是聘享之容而集註曰為君聘之禮蓋所記皆禮之所載也聘為重享次之覿又次之禮有序也聘則敬之至享與覿則和之至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側皆反語録紺即今深底鴉青色揚浮也絳淡紅色齊服用紺三年之喪既朞而練其服以緅為飾○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縓緣古註誤以縓為緅疑當闕○葉氏曰凡衣裳冠帶韠屨皆有緣緣飾也或以青或以素或以緇或以纁或以丹朱或以玄黑紺緅不與焉夫子所以謹之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或問色有正間曰青赤黄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黄合而成緑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黄黑合而成騮此五方之間色也○語録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易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着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也○陳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緑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馮氏曰絺文從希言其細也綌文從谷省言出浴所被乃其粗也舜之作服絺居其一蓋桑土未盡蠶此其貢於島夷之卉服故以為貴至周而文矣故當暑但可以為褻服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

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黄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晋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

祭之服見郊特牲玉藻云麑裘絞衣裼之羔裘緇衣裼之狐裘黄衣裼之古禮然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必加衣以覆之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上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别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褎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馮氏曰豳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温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

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礱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襞音壁積與績同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音咨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文集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也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令衣摺也○吳氏曰殺邪裁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氏在魯致仕時如此李氏曰周官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别凶軍賓嘉爾所謂吉月也○吴氏曰吉月正月也凡事先吉後凶是非善惡皆然故謂正月為吉月猶言朔日為吉日也此自衛反魯以後事為司冦則有常朝而不必言矣○葉氏曰吉月未有不朝服而朝者記此謂季康子也禮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曾子問於夫子曰禮矛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視朝若此○此一節者禮也故曰國家失道則不充其服焉

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

特孔子事也通曰篇首以孔子發之此又以君子字發之疑不獨言夫子事盖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章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然則此節之首特以君子二字更端而言之豈無意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陳用之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而防其邪物於外故不御於內不聽樂不弔不賓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刑者則不見苟慮苟動則不為然後可交於神明也明衣以致其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馮氏曰古者取水火於日月以奉祭祀亦謂之明水火士喪禮亦有明衣盖君子齊終之意此下

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語錄不茹葷是不食五辛又曰令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吳氏曰祭義曰散齊於外致齊於內檀弓曰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既內齊其思慮又變食遷坐致嚴於外者皆懼昏擾也此一節記

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

盡敬馮氏曰上半章衣服也下半章飲食也故記者繫之飲食之間以從其類云○通曰集註不曰

謹齊之禮而曰謹齊之事盖禮有致齊散齊齊字自包禮字古人謂祭曰有事故集註以為謹齊之事有明衣布與夫變食遷坐皆可以事言不可便以禮言况前一節兼用不字必字此一節純用必字後一節純用不字必如是則必合乎天理之正不如是則不狥乎人欲之私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通曰鑿通作糳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又九章筭法云粟五十為糲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

牛羊與魚之腥聶直涉反與牒同縷切也

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麄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内出如人飢餒而後内也敗自外入如敗壞物者先外也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甞不方斷葱以寸為度盖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許氏曰斷葱以寸切肉必方凡所視之物欲其正者欲自目而養其心也○覺軒蔡氏曰按邢氏曰割不正不食者解析牲體肩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数若解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語錄醬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之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周禮膳夫醬百有二十罋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則宜用芥醬食濡魚則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鱉則用醢醬如內則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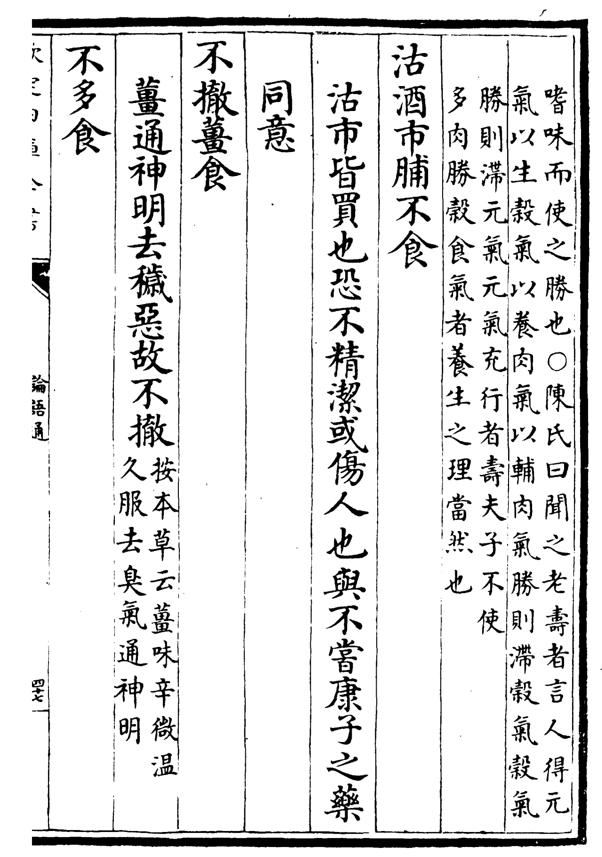
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馮氏曰醫家書曰醬除熱止煩炁必用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是也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懽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馮氏曰以天產作陰德故肉養血也以地產作陽德故食養氣也血氣和平而後身安食雖少肉雖多不



耆味而使之勝也○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按本草云薑味辛微温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

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或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曾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静默非言時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或問瓜之為必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倫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

不敬之祭也○通曰瓜字本齊論禮瓜祭上環而集註不從者雖疏食菜羹必祭則他無不祭可知固不止於瓜之一物也上一節論夫子之齊故純用必字此一節論夫子之飲食純用不字而末獨下兩必字者通上文齊祭而言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語錄一言語一動作一坐立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是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黄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馮氏曰記其飲食之節如此也聖人從容中道誠敬兩盡而元氣不傷有養生之理焉盡其道而不壽者未之有也後世棄禮不由而傷生者多矣乃從事於方技醫家求以養生焉不學故也

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

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通曰集註於衣服曰制此於飲食曰節皆不敢過之意特衣服本有定制而飲食之節則在乎人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或問此章列女傳言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亦此意也○葉少藴曰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跪也○通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致嚴於不

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可知矣須看謝氏心安於正四字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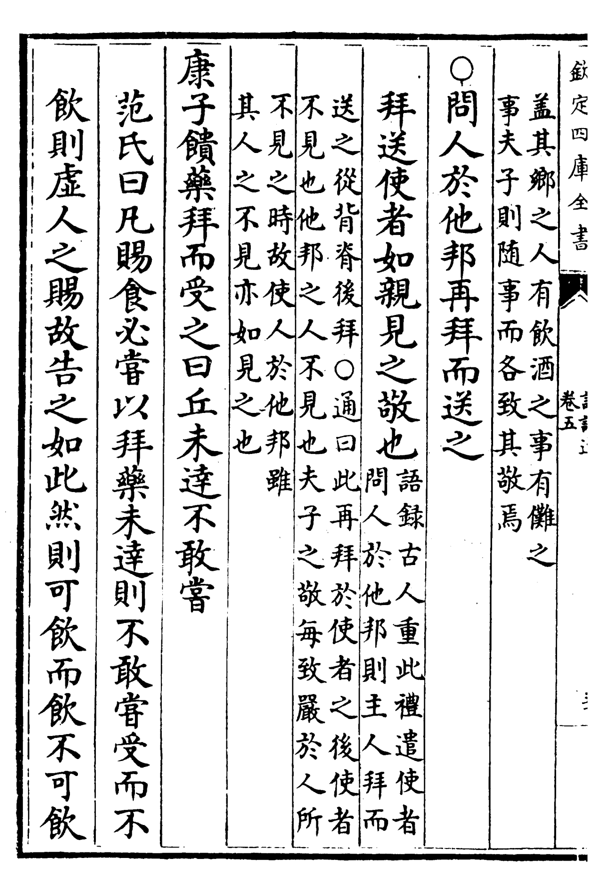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讀作放想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吳氏曰月令季春仲秋季冬言儺周禮方相氏掌之古人察於陰陽鬼神之故非後儒可及儒者既不能明則邪說之誣流俗之妄又何怪矣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

神欲其依已而安也語録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戸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馮氏曰禮鄉人禓夫子朝服而立于阼階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禓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盖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禓儺通稱也儺與蜡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通曰此與首一節皆記夫子之居鄉此則以鄉人事發端故曰居鄉之事



蓋其鄉之人有飲酒之事有儺之事夫子則隨事而各致其敬焉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語錄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通曰此再拜於使者之後使者不見也他邦之人不見也夫子之敬每致嚴於人所不見之時故使人於他邦雖其人之不見亦如見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或問范氏之說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令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吳氏曰藥或有毒修治不謹皆害人令所饋豈藥物耶抑造成者耶藥物尚可訪諸工而用之造成者雖工不辨也受而棄之孰若直告而辭乎觀此章則成藥不可饋人沽酒市脯聖人尚不食況藥乎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通曰須看集註一誠字問人於他邦其人不見而敬之如親見敬也誠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敬也不敢嘗而直告之亦誠也與人交而敬人或可勉敬而誠惟夫子能之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此夫子家廐也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矣路馬則又重矣○通曰不問馬與指其掌三字門人因夫子之言而申明之聖人容貌辭氣無非天理貴人賤畜亦天理也故

集註曰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饒氏曰君賜腥固當熟而薦之君賜熟亦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已餕故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晩反

周禮王日一舉謂朝食也殺牲盛饌曰舉膳夫授祭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吳氏曰君父將

食臣子必先嘗之忠孝之道也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先飯徧嘗羞飲而俟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玉藻又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而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朝服拖紳盖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疾病不能支吾然後可以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馮氏曰禮凡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齊氏曰當食之時席不必正而猶正入廟之時事不必問而猶問凡皆以盡吾禮爾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既以義合而其死也無父族無母族無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之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賔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輔氏曰朋友雖有通財之義然責之以施者之不可吝其意廼開之以受者之不當拜其意深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洪氏曰車馬雖盛為已故也祭肉雖微為其祖考故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通曰此一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之難莫重於死當殯而殯義也朋友之饋莫重於車馬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去聲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賔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去聲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出漢書酈食其傳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胡氏曰變色而作以禮非以饌因禮所以行吾敬因饌則動於欲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通曰第二節踧踖與與畧言在朝之容第三節

為君擯相之容夫子容貌之變於在朝及擯相時見之第四節又詳言在朝之容第五節為君聘於鄰國之容通此四節此一節記容貌之變於夫子平居時見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陳用

之曰此周官道右所謂申儀也正立執綏不親指手之儀也不内顧首之儀也不疾言口之儀也○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通曰前一節式凶服負版者已是在車之容特容之變者也此曰升車之容容之常者也然記者皆於必與不之二字寄意焉始之以似不能言便便言終之以不疾言門人非惟善記夫子之動亦可謂善記夫子之言者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顔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眞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

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且如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之顧而後從之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下皆有得乎此者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

嗅許又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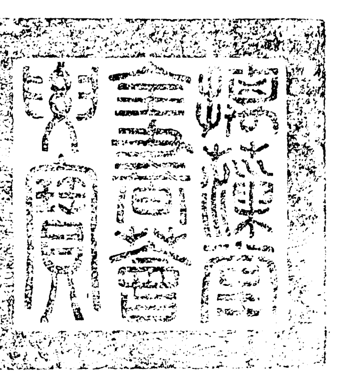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

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邢氏名昺濟陰人○饒氏曰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狀者山之高處也雌雉陰類也以雌雉而居山梁飛啄自如猶小人而在高位得行其志時實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歎子路不達其意乃取而供之夫子以其非己意故不食而起猶三嗅者聖人寬洪容與不直拒人也上言色舉翔集以喻君子之去就此語以喻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云○通曰夫子嘗曰闕疑闕殆又曰

及史之闕文集註曰此必有闕文不可强為之說今學者往往强為之說是欲求加於夫子與朱子矣通其所不通而謂之通可乎按鄉黨一篇事節雖多然合而觀之見聖人由中而見乎外者無一非敬無一非誠而無一不止乎至善之則曰敬曰誠曰則又一篇之要也欲學聖人者宜盡心焉

論語卷五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